

塞万提斯

堂吉珂德

上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内 容 说 明

本书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写于十七世纪初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一个穷乡绅读骑士传奇入了迷，改名堂吉河德，找了个农民桑丘·潘沙作侍从，出门游侠，妄想创建骑士的丰功伟绩，一路上闹了许多笑话，吃了不少苦头，最后狼狈回家死去。作者写这部小说的最初动机，是模仿骑士文学以讽刺流行一时的内容荒诞的骑士传奇，但作者在描写堂吉河德出外游侠的过程中，刻画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揭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具有进步意义的人文主义思想。尤其是堂吉河德和桑丘这两个人物，已成为西方古典文学中家喻户晓的艺术典型。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给予《堂吉河德》很高的评价，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引用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在论战中嘲笑和揶揄他们的对手。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译 本 序

一 塞万提斯事略

《堂吉珂德》作者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 是西班牙最伟大的小说家,也是西班牙作家里国际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人。可是他生前只是一个贫困的军士、潦倒的文人。

他是一个穷医生的儿子,生于马德里附近的阿尔加拉·台·艾那瑞斯城(Alcalá de Henares)。一位深受人文主义影响的教师胡安·洛贝斯·台·沃幼斯(Juan López de Hoyos)曾把他称为自己的学生。1568年,他随教皇派遣到西班牙的使者到了罗马。1570年他投入西班牙驻意大利的军队,充当一名小兵,1571年参加有名的雷邦多(Lepanto)战役,受了三处伤,左手从此残废。1572年伤愈仍旧当兵。1575年他回国途中,被阿尔及尔海盗俘虏,在阿尔及尔做了五年奴隶,曾四次组织同伙基督徒逃亡,都没有成功,1580年才由亲友赎身回到西班牙。

当时塞万提斯一贫如洗,只好跟随他原属的部队到葡萄牙远征;1583年回西班牙,带回一个私生女儿,一部牧歌体传奇《咖拉泰》的稿子。1584年他娶了一位富有资财的夫人,但他的家累很重,除了他夫妇和他的私生女儿,还有他的妹妹和外甥女都依他为生。他写了二、三十出戏,大多数已散佚。

1588年,塞万提斯得到一个差使,为“无敌舰队”在安达路

西亚境内当采购员，工作不好办，报酬又菲薄。1590年，他谋求海外的职位，申请没受答理。1594年他当了格拉那达境内的收税员，但工作还是不顺利。他在贫困中挣扎，曾几度入狱；《堂吉诃德》的第一部就是在塞维利亚的监狱里动笔的。他要靠写作为生也很艰苦。1592年他曾要求一个导演上演他的六个剧本，每剧酬五十杜加，讲明如上演后发现那戏不是西班牙头等好戏，他一钱不要。可是对方并未接受他的剧本。他只在1595年得了一次诗竞赛第一奖，奖品是三把银匙。

1605年，塞万提斯五十八岁，《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一时很风行。1614年，他的第二部才写到五十九章，忽见到别人写的《堂吉诃德》续篇出版，就赶紧写完自己的第二部，于1615年出版。这部小说虽然在一般读者里享有盛名，作者并没有获得实惠，依然还是个穷文人，在高雅的文坛上，也没有博得地位。他患水肿病，1616年4月23日去世。没人知道他的坟墓所在。

塞万提斯的作品除《堂吉诃德》外，还有牧歌体传奇《伽拉泰》（“Galatea”，1585）；剧本如《努曼西亚》（“Numancia”，1584），《未上演的八个新戏和八个新插曲》（“Ocho Comedias y ocho Entremeses Nuevos Nunca Representados”，1615）；短篇小说集《模范故事》（“Novelas Ejemplares”，1613）；长诗《巴拿索神山瞻礼记》（“Viaje de Parnaso”，1614）；和遗作《贝尔西雷斯和西希斯蒙达》（“Persiles y Sigismunda”，1617）等。

二 堂吉诃德与《堂吉诃德》

没读过《堂吉诃德》这部小说的人，往往也知堂吉诃德这个角色。这位奇情异想的西班牙绅士自命为骑士，骑着一匹瘦马，

带着一个侍从，自十七世纪以来几乎走遍了世界。据作者塞万提斯说，他当初曾想把堂吉珂德送到中国来，因没有路费而作罢论^①。可是中国虽然在作者心目中路途遥远，堂吉珂德这个名字在中国却并不陌生，许多人都知道，不但知道，还时常称道；不但称道堂吉珂德本人，还称道他那一类的人。因为堂吉珂德已经成为典型人物，他是西洋文学创作里和哈姆雷特、浮士德等并称的杰出典型^②。

但堂吉珂德究竟是怎样的人，并不是大家都熟悉，更不是大家都能了解。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性格，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读者对他的理解都不相同。堂吉珂德初出世，大家只把他当作一个可笑的疯子。但是历代读者对他认识渐深，对他的性格愈有新的发现，愈觉得过去的认识不充分，不完全。单就海涅一个人而论，他就说，他每隔五年读一遍《堂吉珂德》，印象每次不同^③。这些形形色色的见解往往因时代的局限而各有偏向，并且也不免掺进评论家主观上的思想和情感。于是堂吉珂德这个形象，一方面好似在放大镜底下，显得外形更明确，内容更丰富；一方面又好似遮上了一重厚厚的有色玻璃，把作者原来的形象模糊或歪曲了。举一个明显的例吧：塞万提斯在描写堂吉珂德时

① 《堂吉珂德》第二部献辞里的戏语。见译本下册1页（以下简称上册或下册）。据说1612年（明神宗万历40年），中国皇帝曾托传教士带给西班牙国王一封信，所以塞万提斯开这个玩笑。——参看普德能（Samuel Putnam）《堂吉珂德》英文译本第二册990页。

② 例如法国十九世纪批评家艾米尔·蒙泰居（Émile Montégut）在他的《文学典型和美学幻想》（“Types littéraires et Fantaisies esthétiques”），（1833）里，把堂吉珂德、哈姆雷特、少年维特、维尔海姆·麦斯特（Wilhelm Meister）四个角色称为合乎美学标准的四种典型；屠格涅夫在他的《哈姆雷特与堂吉珂德》（1860）里把哈姆雷特和堂吉珂德作为两个对立的典型。

③ 《精印〈堂吉珂德〉引言》（1873）——见《文学研究集刊》第二册165页。

候，只一笔勾出了大致轮廓，说他身材瘦削，面貌清癯^①。寇尔列支(S. T. Coleridge)曾注意到堂吉诃德的面貌是个空白^②。可是在我们心目中，堂吉诃德的面貌很清楚。他是一张瘦长脸，高大的额角，高瘦的鼻子，一双大眼睛，还翘着两撇菱角胡子。这是插图上的堂吉诃德。但各家插图里的堂吉诃德，形象还有些细节上的不同，譬如多瑞(Gustave Doré)的插图里，他瞪出眼睛，好象见了鬼似的；东尼·约翰诺(Tony Johannot)的插图里，他眼睛里是忧郁的，好象在沉思^③。插图家把堂吉诃德这个形象明确和丰富了。但堂吉诃德的代表或典型的表情究竟是瞪着眼的呢，还是忧郁沉思的呢？堂吉诃德累积了历代读者对他的见解，性格愈加复杂了。我们要认识他的全貌，得认识他的各种面貌。

读者最初看到的堂吉诃德，是一个疯癫可笑的骑士。《堂吉诃德》一出版风靡了西班牙，最欣赏这部小说的是少年和青年人。据记载，西班牙斐利普三世在皇宫阳台上看见一个学生一面看书一面狂笑，就说这学生一定在看《堂吉诃德》，不然一定是个疯子。果然那学生是在读《堂吉诃德》^④。但当时文坛上只把这部小说看作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小贩叫卖的通俗读

① 上册 11 页。

② 《论文与演说选》(“Essays and Lectures”),《每人丛书》版 249 页。寇尔列支两次说到堂吉诃德的面貌是空白(Complete featurelessness),“featurelessness”都误写“featureliness”——参看威雷克(René Wellek)《近代文学批评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第二册 183 页注。桑丘称堂吉诃德为哭丧着脸的骑士(Caballero de la Triste Figura),上册 142 页。“哭丧着脸”只是堂吉诃德打掉了牙齿以后脸上的表情，不是五官的形状。

③ 这两幅画像在《文学研究集刊》第二册里就能看到。

④ 保尔·阿萨(Paul Hazard)《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Don Quichotte de Cervantes”),梅岳泰(Mellottée)版 37 页。

物^①。十七世纪西班牙批评家瓦尔伽斯 (Tomás Tomayo de Vargas) 说：“塞万提斯不学无术，不过倒是个才子，他是西班牙最逗笑的作家。”虽然现代西班牙学者把塞万提斯奉为有学识的思想家和伟大的艺术家，“不学无术”这句考语在西班牙已被称引了将近三百年^②。可见长期以来西班牙人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是怎样理解的。

《堂吉诃德》最早受到重视是在英国^③，英国早期的读者也把堂吉诃德看作可笑的疯子。艾狄生把《堂吉诃德》和勃特勒 (Samuel Butler) 的《胡迪布拉斯》(“Hudibras”) 并称为夸张滑稽的作品^④，谭坡尔 (William Temple) 甚至责备塞万提斯的讽刺用力过猛，不仅消灭了西班牙的骑士小说，连西班牙崇尚武侠的精神都消灭了^⑤。散文家斯蒂尔 (Richard Steele)、小说家笛福、诗人拜伦等对塞万提斯都有同样的指责^⑥。

① 沃茨 (H. E. Watts) 《塞万提斯的生平和著作》(“Life and Writings of Miguel de Cervantes”), 沃尔特·司各特 (Walter Scott) 版 167 页。

② 保尔·阿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159—160 页。沃茨《塞万提斯的生平和著作》，90 页。

③ 英国最早把《堂吉诃德》作为经典作品。1612年，英国出版了谢尔登 (Thomas Shelton) 的英译本，这是《堂吉诃德》的第一部翻译本，1738年出版家汤生 (Jacob Tonson) 印行了最早的原文精装本；1781年，英国出版了博尔 (John Bowle) 的注译本，这是最早的《堂吉诃德》注译本。——见费茨莫里斯·凯利 (James Fitzmaurice-Kelly) 《塞万提斯在英国》(“Cervantes in England”) 17 页。

④ 《旁观者》(“Spectator”) 二四九期，《每人丛书》版二册 299 页。夏夫茨伯利 (Shaftesbury) 也把《堂吉诃德》看作夸张的讽刺，见《论特性》(“Characteristics”)，罗伯生 (J. M. Robertson) 编注本第二册 313 页。

⑤ 谭坡尔《论古今学术》(“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斯宾冈 (J. E. Spingarn) 编《十七世纪批评论文集》(“Critical Essay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第三册 71 页。

⑥ 详见上书 307 页注释。

英国小说家斐尔丁强调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堂吉诃德是疯子么？斐尔丁在《咖啡店里的政治家》（“The Coffee-House Politician”）那个剧本里说，世人多半是疯子，他们和堂吉诃德不同之处只在疯的种类而已。斐尔丁在《堂吉诃德在英国》那个剧本里，表示世人比堂吉诃德还疯得利害。戏里的堂吉诃德对桑丘说：“桑丘，让他们管我叫疯子吧，我还疯得不够，所以不得他们的赞许。”这里，堂吉诃德不是讽刺的对象，却成了一个讽刺者^①。斐尔丁接着在他的小说《约瑟·安德鲁斯》（“Joseph Andrews”）里创造了一个亚当斯牧师。亚当斯牧师是个心热肠软的书呆子。他书本知识很丰富，但都是没经过实践考验的学识。他睁着眼睛瞧不见目前的现实世界，处处只凭自己一片好心去衡量别人，于是干了不少傻事，受到种种欺负。他呆得可笑，但是他心地诚朴，待人正直慷慨，又可敬可爱。斐尔丁自称他这部小说模仿塞万提斯，英国文坛上也一向把亚当斯牧师称为“堂吉诃德型”。英国文学作品里以后又出现许多亚当斯牧师一类的“堂吉诃德型”人物，如斯特恩创造的托贝叔叔，狄更斯创造的匹克威克先生，萨克雷创造的牛肯上校等。这类“堂吉诃德”人物虽然可笑，同时又叫人同情敬爱。他们体现了英国人对堂吉诃德的理解。约翰生说：“堂吉诃德的失望招得我们又笑他，又怜他。我们可怜他的时候，想到了自己的失望；我们笑他的时候，自己心上明白，他并不比我们更可笑。”^②可笑而又可爱的傻子是堂吉诃德的另一种面貌。

法国作家没有象英国作家那样把堂吉诃德融化在自己的文

① 泰甫(Stuart Tave)《可笑可爱的人》(“The Amiable Humorist”) 156, 157 页引。

② 《漫步者》(“Rambler”)第二期,《每人丛书》版第7页。

学里,只是翻译者把这位西班牙骑士改装成法国绅士,引进了法国社会。《堂吉诃德》的法文译者圣马丁(Filleau de Saint-Martin)批评最早的《堂吉诃德》法文译本^①一字字紧扣原文,太忠实,也太呆板;所以他自己的译文不求忠实,只求适合法国的文化和风尚^②。弗洛利安(Jean-Pierre Claris de Florian)的译本更是只求迎合法国人的喜好,不惜牺牲原文。他嫌《堂吉诃德》的西班牙气味太重,因此把他认为生硬的地方化为软熟,不合法国人口味的都改掉,简略了重复的片段,删削了枝蔓的情节。他的译本很简短,叙事轻快,文笔干净利落。他以为《堂吉诃德》虽然逗笑,仍然有他的哲学;作者一方面取笑无益的偏见,对有益的道德却非常尊重;堂吉诃德的言论只要不牵涉到骑士道,都从理性出发,教人爱好道德,堂吉诃德的疯狂只是爱好道德而带上偏执。他说读者对这点向来没有充分理解,他翻译的宗旨就是要阐明这一个道理^③。可以设想,弗洛利安笔下的堂吉诃德是一位有理性、讲道德的法国绅士。以上两种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本早已被人遗忘,可是经译者改装的堂吉诃德在欧洲当时很受欢迎,1682年的德文译本就是从小马丁的法文译本转译的。

英国诗人蒲柏也注意到堂吉诃德有理性、讲道德的方面。他首先看到堂吉诃德那副严肃的神情^④,并且说他是“最讲道

① 最早的《堂吉诃德》法文本,第一部由乌丹(César Oudin)翻译,1614年出版;第二部由洛赛(F. de Rosset)翻译,1618年出版。

② 保尔·阿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337页。

③ 保尔·阿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339—340页。勒萨日(A. R. Lesage)翻译假名阿维利亚内达(Avellaneda)恶意歪曲《堂吉诃德》的《堂吉诃德续集》,也把原文任意增删修改。阿维利亚内达的续集受尽唾骂,勒萨日的译本却有人称赏,因为和原文面貌大不相同。

④ 《笨伯咏》(“Dunciad”)卷一,二一行。

德、最有理性的疯子，我们虽然笑他，也敬他爱他，因为我们可以笑自己敬爱的人，不带一点恶意或轻鄙之心”^①。寇尔列支说，堂吉诃德象征没有判断、没有辨别力的理性和道德观念；桑丘恰相反，他象征没有理性、没有想象的常识；两人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智慧^②。他又说，堂吉诃德的感觉并没有错乱，不过他的想象力和纯粹的理性都太强了，感觉所证明的结论如果不符合他的想象和理性，他就把自己的感觉撇开不顾^③。寇尔列支强调了堂吉诃德的道德观念、他的理性和想象力。我们又看到了堂吉诃德的另一个面貌：他是严肃的道德家，他有很强的理性和想象，他是一个深可敬佩的人^④。

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堂吉诃德又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据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看来，堂吉诃德情愿牺牲自己，一心要求实现一个现实世界所不容实现理想，所以他又可笑又可悲。这类的见解，各国都有例子。英国十九世纪批评家海兹利特(William Hazlitt)认为《堂吉诃德》这个可笑的故事掩盖着动人的、伟大的思想感情，叫人失笑，又叫人下泪^⑤。按照兰姆(Charles Lamb)的意见，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的意图

① 舍本(George Sherburn)编《蒲柏书信集》(“Correspondence”)第四册208页。

② 《论文与演说选》，《每人丛书》版251页。

③ 艾许(T. Ashe)编《谈话录》(“Table Talk”)，1794年版179页。

④ 法国近代小说家法朗士(Anatole France)也把堂吉诃德看作一个值得敬佩的人。他说：“我们每人心里都有一个堂吉诃德，一个桑丘·潘沙；我们听从的是桑丘，但我们敬佩的却是堂吉诃德。”——见《西尔维斯特·博纳的罪行》(“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加尔曼-雷维(Calmann-Lévy)版150页。

⑤ 《论英国小说家》(“On the English Novelists”)，郝歌(P. P. Howe)编《海兹利特全集》，第六册108页。

是眼泪，不是笑^①。拜伦慨叹堂吉诃德成了笑柄。他在《唐璜》（“Don Juan”）里论到堂吉诃德，大致意思说：他也愿意去铲除强暴——或者阻止罪恶，可是塞万提斯这部真实的故事叫人知道这是徒劳无功的；堂吉诃德一心追求正义，他的美德使他成了疯子，落得狼狈不堪，这个故事之可笑正显示了世事之可悲可叹，所以《堂吉诃德》是一切故事里最伤心的故事；要去伸雪冤屈，救助苦难的人，独力反抗强权的阵营，要从外国统治下解放无告的人民——唉，这些崇高的志愿不过是可笑梦想罢了^②。法国夏都布里昂说，他只能用伤感的情绪去解释塞万提斯的作品和他那种残忍的笑^③。法国小说家福楼拜塑造的包法利夫人，一心追求恋爱的美梦，她和堂吉诃德一样，要教书本里的理想成为现实，有些评论家就把她称为堂吉诃德式的人物^④。德国批评家弗利德利许·希雷格尔（Friedrich Schlegel）把堂吉诃德所表现的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Tollheit）或“悲剧性的傻气”（Dummheit）^⑤。海涅批评堂吉诃德说：“这位好汉骑士想教早成陈迹的过去死里回生，就和现在的事物冲撞，可怜他的手脚

① 《现代艺术创作的缺乏想象力》，鲁加斯（E. V. Lucas）编《兰姆全集》第二册233页。

② 第十三章，八、九、十节——斯蒂芬（T. G. Steffan）普拉德（W. W. Pratt）集注本，第三册363页。

③ 《身后回忆录》（“Mémoires d'Outre-Tombe”）第一部第五卷，比瑞（Biré）编注本，第一册259—260页。

④ 雷文（H. Levin）《文学批评的联系》（“Contexts of Criticism”），1958年哈佛大学版96页。雷内·吉哈（René Girard）《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Mensonge romantique et Vérité romanesque”）1961年版13—14, 17—18, 25—26页。

⑤ 艾契纳（Hans Eichner）编希雷格尔手稿《文学笔记》二〇五〇条，202—203页。

以至脊背都擦痛了，所以堂吉诃德主义是个笑话。这是我那时候的意见。后来我才知道还有桩不讨好的傻事，那便是要教未来赶早在当今出现，而且只凭一匹驽马，一副破盔甲，一个瘦弱残躯，却去攻打现时的紧要利害关头。聪明人见了这一种堂吉诃德主义，像见了那一种堂吉诃德主义一样，直把他那乖觉的头来摇……”但是堂吉诃德宁可舍掉性命，决不放弃理想。他使得海涅为他伤心流泪，对他震惊倾倒^①。俄罗斯小说家屠格涅夫也有同样的看法——堂吉诃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他坚决相信，超越了他自身存在，还有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须一片志诚地努力争取，方才能够获得。堂吉诃德为了他信仰的真理，不辞艰苦，不惜牺牲性命。在他，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所以珍重自己的性命，无非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活着是为别人，为自己的弟兄，为了锄除邪恶，为了反抗魔法家和巨人等压迫人类的势力。只为他坚信一个主义，一片热情地愿意为这个主义尽忠，人家就把他当作疯子，觉得他可笑^②。十九世纪读者心目中那个可笑可悲的堂吉诃德，是他的又一种面貌。

以上只是从手边很有限的材料里，略举十七、十八、十九世纪以来对于堂吉诃德的一些代表性的见解。究竟哪一种面貌，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呢？还是堂吉诃德一身兼有各种面貌，每种面貌不过表现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呢？如果堂吉诃德是这样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性格，他的主导思想究竟又是什么？我们且撇开成见，直接从作者笔下来认认堂吉诃德，从《堂吉诃德》里来认认堂吉诃德。

① 《文学研究集刊》第二册，166、163—165页。

② 《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三期107，108，109页。

《堂吉珂德》第一部 1605 年出版。这时斐利普三世接位不久，西班牙的文学正当黄金时代，西班牙王朝刚由盛极转向衰微。在它最强盛的时期，西班牙是欧洲强大的帝国。大半个意大利归它管辖，它还另有属国和附庸，它在荷兰驻有军队，它征服了葡萄牙，也吞并了葡萄牙的殖民地，南美洲和中部美洲全属于西班牙，非洲、亚洲它也拥有广大的殖民地。自从 1588 年它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歼灭，西班牙不复称霸海上，它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渐次低落。可是这个封建王朝在国内仍然是个很强的专制政权，资产阶级刚在兴起，封建贵族已无力和王室对抗。堂吉珂德出身的那个小贵族或绅土地主(hidalgo)阶级已是没落阶级。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小贵族已经失去作用，因为那时期已经没有封建贵族间争权夺霸的战争需要他们参加。他们地位低，轮不到在朝廷做官，也找不到好差使。他们属于剥削阶级，从来不知道劳动，只靠家产过活。堂吉珂德就是这样一个没落的绅土地主。他闲来无事，看骑士小说入了迷，就自命为游侠骑士，要遍游世界去除强扶弱，维护正义和公道，实行他所崇信的骑士道。他单枪匹马，带了侍从桑丘，出门去冒险。他挨了不少打，受了不少罪，觉得自己一腔热忱，世俗不能了解，只把他当作疯子，可是他自知不象他表现得那么疯^①；并且深信自己做了游侠的骑士，品性修养都大有进境^②。他坚信自己的主义，坚信善必胜恶，所以无所畏惧，敢于和一切凶暴的势力作战。可是他受尽挫折，还是一事无成，末了失意回乡，郁郁而死。

据作者一再声明，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骑士小说。其实，作品的客观效果超出作者主观意图，已是文学

① 下册 123 页。

② 上册 452 页。

史上的常谈^①。而且小说作者的声明，象小说里的故事一样，未可全信。但《堂吉诃德》开始时，主人公堂吉诃德确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骑士小说里的英雄。他的疯疯癫癫，确是作者用夸张滑稽式的手法讽刺骑士小说。作者处处把堂吉诃德和骑士小说里的英雄对比取笑。骑士小说里的英雄武力超人，战无不胜。堂吉诃德却是个哭丧着脸的瘦弱老儿，每战必败，除非对方措手不及，吃了眼前亏。骑士小说里的英雄往往有仙丹灵药。堂吉诃德按方炮制了神油，喝下却呕吐得搜肠倒胃，桑丘喝了竟大小便同时失禁。骑士小说里的英雄都有神骏的坐骑、坚固的盔甲。堂吉诃德的驽骍难得却是一匹罕有的驽马，而他那套霉烂的盔甲，还是拼凑充数的。游侠骑士的意中人都是娇贵无比的绝世美人。堂吉诃德的杜尔西内娅是一位象庄稼汉那么壮硕的农村姑娘；堂吉诃德却又说她尊贵无比、娇美无双。那位姑娘心目中压根儿没有堂吉诃德这么个人，堂吉诃德却摹仿着小说里的多情骑士，为她忧伤憔悴，饿着肚子终夜叹气。小说里的骑士受了意中人的鄙夷，或因意中人干下了丑事，气得发疯。堂吉诃德却无缘无故，硬要摹仿着发疯。他尽管苦恼得作诗为杜尔西内娅“哭哭啼啼”，他和他的情诗都只成了笑柄。

但堂吉诃德不仅是一个夸张滑稽的闹剧角色。《堂吉诃德》也不仅是一部夸张滑稽的闹剧作品。单纯的闹剧角色，不能充当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读者对他的兴趣不能持久。塞万提斯当初只打算写一个短短的讽刺故事^②。他把故事延长，同时就把人物的性格写得愈充实，愈生动。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并不象宙斯孕育智慧的女神那样。智慧的女神出世就是个完全

① 上册 9 页，下册 516 页。

② 参看上册 61 页注①，238 页末一句。

长成的女神；她浑身披挂，从宙斯裂开的脑袋里一跃而出。堂吉诃德出世时虽然也浑身披挂，他却象我国旧小说里久死还魂的人，沾得活人生气，骨骼上渐渐生出肉来，虚影渐渐成为实体。塞万提斯的故事是随写随编的，人物也随笔点染。譬如桑丘这个人物是临时想出来的，而桑丘是何形象，作者当初还未有确切的观念^①。我们再从故事里许多疏漏脱节的地方^②，都可以看出塞万提斯的创作方法——或者说他的创作没有预定的计划。他创作的计划是活的、发展的，并不周密精确。他一面写，一面生发。堂吉诃德初出场不仅状貌只有一个轮廓，他的性格也只有一个轮廓；他是个发疯的绅士，一心要模仿骑士小说上的英雄。他的性格逐渐成长，超出了作者当初动笔时的意图^③。

塞万提斯逐渐为堂吉诃德加添了人情味。堂吉诃德是个老好人，事事从主观出发，往往对现实世界视而无睹。他以己度人，从不想到别人会欺骗他。只要顺着他幻想的一套，什么荒谬的事他都当真。他的书房会给魔法师摄走；他的意中人会着了魔法变为村姑；理发师戴的假须脱落，他看到一大部胡子掉尽如剃，惊为奇迹。这固然是“疯子可欺以其方”，也可说是“君子可欺以其方”。他性格坚强而又固执，自有一套脾气。他火气很

① 上册24页，客店主人说游侠骑士往往带侍从；上册28页，堂吉诃德打算找个侍从。上册64页描写的桑丘是大肚子，矮个子，小腿很长，但下文不再提起他的长腿。

② 例如上册180页桑丘的灰驴已被窃，185页桑丘又骑着灰驴；上册267页堂吉诃德说自己的宝剑被窃，但上文263页他还说“要凭这把剑着实地教训他”；又桑丘的妻子在上册52页名华那·谷帖瑞斯，52—53页，又名马丽·谷帖瑞斯，下册36页又名泰瑞萨，下册40页又说她娘家姓卡斯卡霍。

③ 参看汤玛斯·曼(Thomas Mann)《三十年间散文集》(“Essays of Three Decades”)，娄·坡特(Lowe Porter)译本444页。

大，尤其触犯到他的骑士道或意中人的时候，好象碰到他痛处，不能容忍。他一发火动手打人，举枪冲杀。他很凶莽，又很自信，有些书呆子气，又爱发议论。他自以为打胜了敌人，虚荣得象小孩子般叫人又怜又笑^①。他性情顶干脆，气量也大，并且心慈肠热，正直守信。他也有幽默感。他挑剔桑丘讲的故事或用的字眼，象老祖父戏弄孙儿，或老先生取笑学生，满面严肃而心上却在慈和地微笑^②，增强了他的人情味。

塞万提斯在充实堂吉诃德性格的时候，不是把他写成佛罗斯塔夫 (Falstaff) 式的懦夫，来和他主观上的英勇骑士相对比，却是把他写成夸张式的模范骑士。凡是堂吉诃德认为骑士应有的学识、修养以及大大小小的美德，他自己身上都有；不但有得充分，而且还过度一点。他学识非常广博，常使桑丘惊佩倾倒^③。他不但是武士，还是诗人；不但有诗才，还有口才，能辩论，能说教，议论滔滔不断，振振有理。他的忠贞、纯洁、慷慨、斯文、勇敢、坚毅，都超过常人。他坚持真理，性命都不顾惜。我们只是没看见他钉马蹄铁和修补鞍辔，但他的面盔就是亲手自制的。

堂吉诃德虽然惹人发笑，他自己却非常严肃。小丑可以装出严肃的面貌来博笑，所谓冷面滑稽。因为本人不知自己可笑，就越发可笑。堂吉诃德不止面貌严肃，他严肃入骨，严肃到灵魂深处。他要做游侠骑士不是做着玩儿，却是死心塌地、拚生舍命地做。他表面的夸张滑稽直贯彻他的思想感情。他哭丧着脸，披一身杂凑破旧的盔甲，待人接物总按照古礼，说话常学着骑士小说里的腔吻；这是他外表的滑稽。他的思想感情和他的外表

① 例如上册 67 页。

② 上册 150 页，下册 49—50 页。

③ 下册 158, 407—408 页。

很一致。他认为最幸福的黄金时代，人类只象森林里的素食动物，饿了吃橡实，渴了饮溪水，冷了还不如动物身上有毛羽，现成可以御寒。他所要保卫的童女，作者常说是“象她生身妈妈那样童贞”。而我们这位骑士，却死抱住自己的一套理想，满腔热忱，尽管在现实里不断地栽筋斗，始终没有学到一点乖。堂吉河德的严肃增加了他的可笑，同时也代他赢得了更深的同情。

这样一个从外表到内心都是夸张的人物，塞万提斯却能写得有血、有肉、有生命。也许塞万提斯在赋与堂吉河德血肉生命的时候，把自己品性、思想、情感分了些给他。这并不是说塞万提斯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堂吉河德。他在创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是否有意识地从自己身上取材，还是只顺手把自己现有的给了创造的人物，我们也无从断言。我们只能说，堂吉河德有些品质是塞万提斯本人的品质。

譬如塞万提斯曾在基督教国家联合舰队重创土耳其人的雷邦多战役里充当一名小兵。当时他已经病了好多天，但是他奋勇当先，第一个跳上敌舰，受了三处伤，残废了一只左手。《堂吉河德》里写堂吉河德看见三四十架风车，以为是巨人，独自一人冲杀上去拼命。尽管场合不同，两人却是同样的奋不顾身。又譬如塞万提斯被土耳其海盗俘虏，在阿尔及尔做了五年奴隶。他的主人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常把奴隶割鼻子、割耳朵或活活的剥皮，并不当作一回事。塞万提斯曾四次带着大伙俘虏逃亡，每次事败，他总把全部罪责独自承当，拚着抽筋剥皮，不肯供出同谋。他的主人慑于他的气魄，竟没有凌辱他^①。塞万提斯的胆量，和堂吉河德向狮子挑战的胆量，正也相似。可以说，没有

① 参看上册 362 页。